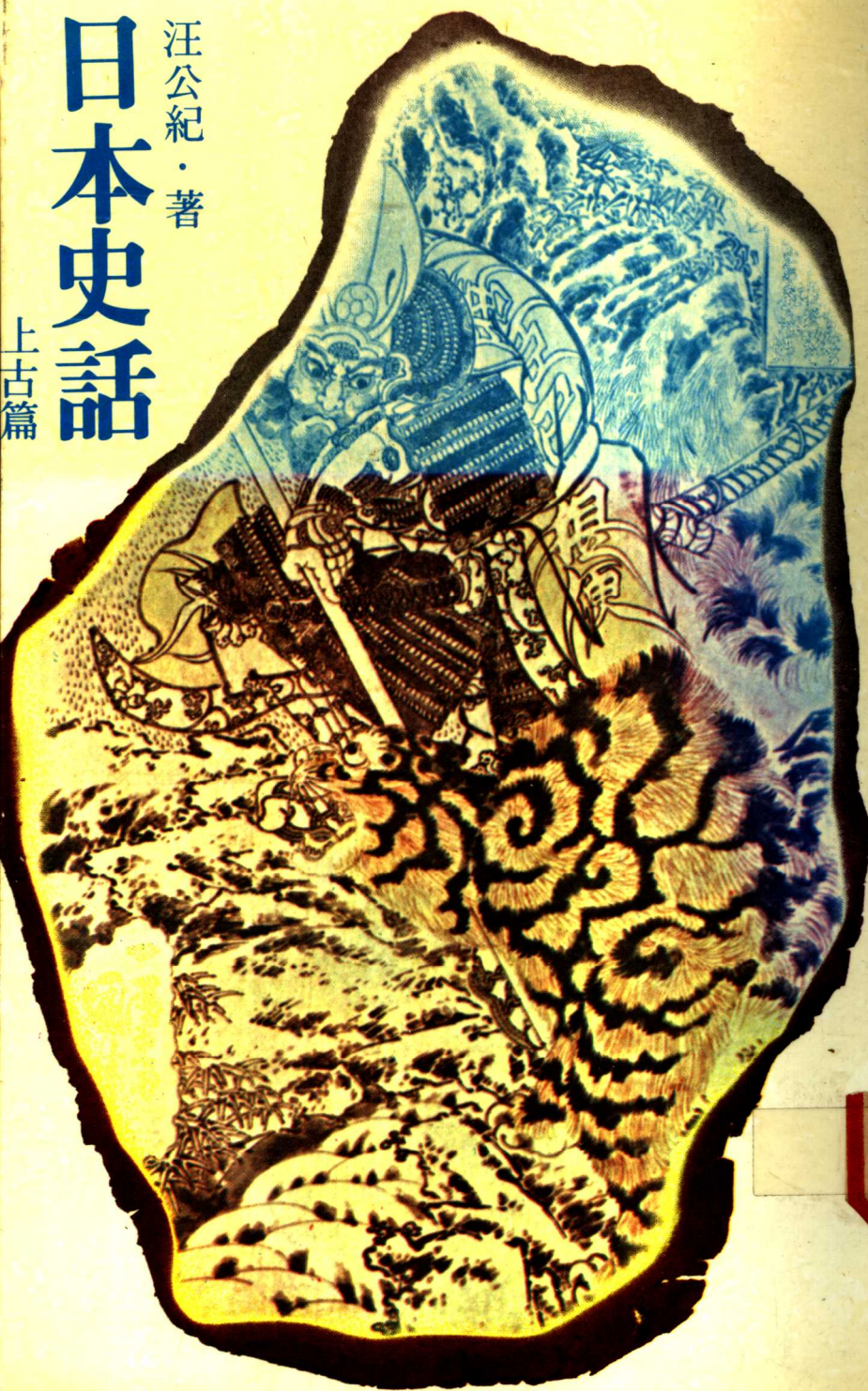


汪公紀・著

日本史話

上古篇



日本史話

上古篇

汪公紀・著



香港經銷有限公司
YAU SHING BOOK CO., LTD.
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樓8號
香港中環工民康
TEL: 5-580280, 5-580288, 5-580289
承印及發售。用印公司

印行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二〇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八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著者 汪必公
發行人 王必公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日本史話 上古篇

68・10・0390

・73001・

序

日本是中國的近鄰，先天上註定要與中國發生密切關係。在漢唐盛世，中國輝煌的武功和燦爛的文化，曾使日本折服。日本平安朝宮廷之內貴族之間都崇尚唐制漢學，一切模倣中國，唯中國的馬首是瞻。到了清朝末年，中國國勢逆弱，日本生了覬覦之心，一步步走上了錯誤的武裝侵略之途。民國廿六年日軍在蘆溝橋的無理挑釁揭開了大規模侵略行動的序幕。八年戰爭結果日本慘敗是咎由自取，長期抗戰和戰後的演變，却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災害。這是中日關係最可悲的一頁。目前中華民國與日本雖無邦交，但仍然維繫着文化和經濟關係。不管怎樣，將來我們免不了要繼續與日本打交道，因此我們仍有必要了解日本這個國家和日本這個民族。

近世中國人對於日本和日本人的觀感，有「媚日」、「親日」、「懼日」和「仇日」，祇是

Handwritten signature/initials: H. H. H. 5/06

真正「知日」的却不多見。十數年前外子開始在大學教學，偶爾和學生談到日本問題，發現一無所知的大有人在，因此早在那時他便興起寫日本史的念頭。恰巧中外雜誌社社長王成聖先生向他索稿，他便斷斷續續地爲中外寫了不少篇。爲了引起讀者讀史的興趣，他採取了說故事的方式，文字也儘量通俗淺近，避免枯燥呆板。敘述古代史以人物爲經，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社會等情形爲緯。因爲在帝制的國度裏，人的因素畢竟佔有很重的份量。

這部「日本史話」上古篇，主要是將外子曾經刊登在中外雜誌上的文稿，加以整理補充和改寫作爲日本古代史，首先發表。日後他還準備利用閒暇，繼續撰寫。外子不是學歷史的，只是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。他動筆寫日本史一方面也因爲他父祖都曾當過駐日的使節，他自己除了留學之外，也曾經出使過日本，似乎有一份責任感，不能不將他所認識的日本介紹給國人。他參照了好幾部日本學者的巨著，也細讀了國內學者的若干著作。然而疏漏之處或仍難免。我知道他是以拋磚引玉的心情將他的文稿付梓的。

任永溫

目錄

序

神武天皇之謎.....	一
仁德王的畸戀.....	五
荒唐的君王.....	一五
共立女王.....	二三
第二位女帝.....	三五
白村江之戰與壬申之亂.....	四七
唐風風靡日本.....	五七

風流女皇·····	七一
平安王朝·····	七七
葉子之亂·····	八三
國丈攝政·····	九一
儒士的悲哀·····	一〇一
天慶之亂·····	一〇九
藤原氏天下·····	一一九
源氏物語·····	一二七
源氏物語的幕後·····	一二五
蝦夷前九年之戰·····	二二一
後三年之役·····	二三一

神武天皇之謎

日本的古代史是一篇糊塗賬，一半是無稽的神話，另一半是捏造的偽史。其實捏造史實並不稀奇，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行爲，自稱是神的直系後代，更是人類常有的誇耀，不過厚着臉皮硬要和中國比古老，把自己的祖先一直追述到千餘年前，就未免過份了。現代的日本人，恍然於編纂偽史的無聊，才漸漸的敢於說真話，不過有時又過火，認爲他們的歷史都不可信，尤其不願意承認他們的皇室是由中國傳流下來的。但是我們的學者衛挺生博士，在他不朽的大作中，確實證明了神武天皇就是徐福。

日本之有正史始於第四十代的天武天皇。在壬申之後，這位君主認爲當時所傳的史實謬誤頗多，真實的情形常常過了一段時期之後，便走了樣，必須制訂正史。他於是命令了一位二十八歲

有照相板記憶力的稗田阿禮，根據史料「帝紀」「舊辭」等，重加整理，去偽留真，來制訂一部正史，以傳後世。但是經過三十餘年後，稗田阿禮並沒有能完成他修史的大業，而阿禮已經老邁不堪，到了元明女帝時代，不能不另外勅諭一位文筆非常秀麗的太朝臣，安萬侶來幫忙阿禮共同續寫那未完成的著作，這就是所謂的古事記（西曆七一二二年完成）。在古事記之外，天武天皇還創立了一所歷史編纂館，任命了一大批編纂委員，要他們仿倣中國的史記漢書的纂寫方式，廣搜資料成爲一部完備的國家紀錄。經過整整四十年的工夫這部巨作完成了，就是現今還留傳的用漢文寫下來的日本書紀，西曆七二〇年完成，共三十卷，一、二兩卷是神話，第三卷是日本正史的開始——神武紀。神武紀是神武天皇本紀其中最重要的描敘，是東征的一役，雖然很像是一篇神話，但敘述的行踪忽東忽西，忽行忽止，尤其他在不同地區留滯的期間忽長忽短，不像是故意的虛構。據衛博士的考證：根據神武紀的記載：

○「可確知神武天皇不生長於日本，乃乘天磐自高天原飛降者。天磐船謂航海之樓船。『飛降』謂操縱風帆而來，『高天原』乃指海外之一地而言。」

○當時日本文化的程度，停留在繩文文化時代，並沒有任何衝擊，能使日本忽然飛躍到青銅的彌生文化。據衛博士的研究：「近年，自筑紫至遠賀川口，出土青銅器時代之刀劍戈矛鎔范甚多，與神武紀所云，居「吉備」數年以蓄兵食之語相應，「兵」即兵器。神武東征途中先折而西行，停駐遠賀川口多日，因其地爲其兵器製造區，故親往視察製造情形，從已出土之兵器而言，其形式與先秦之大陸中原之刀劍戈矛無異，可見神武兵工之技工來自大陸。日本產銅之各地，多在伊豫安藝以東，而當日製造兵器之場所，反集中九州之西北，去礦場甚遠，顯然當時日本銅礦

尚未被發現，不得已乃自大陸齊楚沿海運銅入倭，銅礦笨重，故將其冶鑄集中於日本去齊楚海岸最近之港灣，因而自唐津以至岡田皆成其冶鑄之工業區」以上說明了神武東征武器的來源。

神武是誰呢？衛博士肯定的說，他必然是徐福。徐福到了日本之後，爲了避免秦始皇的追蹤、偵訪，甚至於討伐，他利用了語言的隔閡來保持他的秘密。他禁用當時通用的中國語言，甚至採用了秦始皇的愚民政策，認爲人民有了知識之後，便會興風作浪，「以古而非今」了。文字是罪魁，是知識思想最可怕的媒體，所以他根本廢棄了文字，在文字還沒有流布很廣的時候，便扼殺了他。那時以手下還有幾千由齊楚各地徵調而來的童男女，他不授以中國文化，反而讓他們倭化。這時大局已平定，他這批青年戰友，一個個也已長大成人，便讓他們和當地土著男女婚配，創立家業，斷絕他們思鄉的念頭。他爲了示範，娶了原始居民木族中的賀茂氏的女兒，媛蹈鞠五十鈴媛爲正妃，翌年並立她爲皇后。他自己在辛酉年卽位於橿原宮，稱帝了。

以上是衛博士根據神武紀，再考證了我各書類中有關徐福的記載而推斷的。合情合理，顯然的神武確有其人，確有其事，唯獨有一點不能符合的是神武卽位之年。照神武紀中明確的紀爲辛酉之年，爲紀元前六六〇年，約當春秋齊桓公葵丘之會一匡天下的時候，距離徐福之生，四百有餘年，所以徐福似乎不可能就是神武。不過神武時代，日本根本尚未紀年。日本本來無曆，是從欽明天皇時代，由百濟的曆博士一位名叫觀勒的高僧，傳授得來，到了推古女帝九年辛酉，才由當時主政的聖德太子，推行曆法於全國。除了曆法之外，聖德太子還制訂了冠位、朝儀、憲法，確實應了中國讖緯家的預言，辛酉是個革新之年。聖德太子爲了修史，不能不訂一個大吉祥的日子，作爲日本的開國之期，因此他認爲辛酉年最能象徵革故鼎新，而爲了表示日本是與我國相埒

的古國，於是訂了推古九年辛酉以前的第二十一個辛酉，爲神武即位之年。是神武千餘年後，他四十餘代的子孫硬替他裝上去的，焉能可信！不過辛酉每逢六十一年必有一次，假定真的是辛酉年，如若不是第二十一個，而是第十七個辛酉，那也能吻合了。

總之衛博士的研究，解答了歷史上的大謎。爲什麼徐福三次出海？三千童男女的踪跡何處去了？日本何以忽然由繩文時代，一躍而到了精美的青銅器時代？不過這並不能使得我們與日本之間更密切，徐福的原意似乎就是想隔絕日本與大陸的關係的。

姑不論日本的學者有沒有雅量來承認這一事實，日本的第一位君主的來源，我們總算是清楚了。神武以後，根據古事記與日本書記，有八代帝王，而無事蹟。據日本學者水野祐的研究，這八代帝王根本無其人，名字是虛構的。這當然可能。那是因爲把神武的存在提前了四百年，當然產生了很長的空隙，爲填這四百年的空隙，至少需要八代以上的君主，當然祇能是有名而無事蹟的闕史時代了。由於把神武提前了四世紀，日本的古代史的眞僞，更難確定。眞實可考的史實，要從仁德王開始了。

仁德王的暗戀

到了紀元後第三世紀，在陳壽所著的三國志中，對日本才依稀的有了若干有系統的記載。約後於陳壽的魏志二百年，日本慢慢的有紀錄可尋了。雖然傳說神話仍屬不免，但是宮室的舊址遺跡，高墳大塚，以及陸續發掘出來的葬器寶物都可為證。高塚之偉出人意表，有的所佔地面，遠比埃及的金字塔還要大，而高塚之中的最大的一個，是仁德王的墳墓。仁德在中國史書上稱為倭王讚，讚是個譯音，他的名字慢慢的清楚一點來發音，應該是薩散義，在日本語義為鶴鶴，一個黃嘴灰身的飛禽。快嘴的日本人說，慣於單音的中國人聽，薩散義寫成讚字了。這位讚，不能不稱為英明之主，那時中國大亂，五胡亂華，四夷入侵，燒殺虜掠，天朝不成個樣子，逃難的人，無處藏身，甞而走險，渡海遠颺了，很多漂到了「大和」，這位仁德王，便利用了這批先進人民

的知識，好好的把國土建設了一番。如今的大阪，七十年代博覽會的所在，據說當時是爛泥堆，無法居住的。由於這批外來的人的努力，開了溝渠，溝通了河流，搭起橋樑，不多時便得到了良田四萬頃。仁德王繼續的開發，三年之後，一個窮困不堪的國家成爲一個炊煙四起家家有飯吃的樂土了。

飽暖之後，繼之而來的便是淫慾。儘管陳壽說其俗不淫，但「淫」風行於上，仁德王得意之餘，慨然「重色思傾國」了。雖然當時還沒有酒家、歌廳、舞廳、按摩院馬殺雞等等可以任取所需，但是他的戀愛對象也已不少。幸而有妻甚妬，王后磐姬，出自名門，並且也才貌雙全，她在仁德王的四週築起了一道防水牆，初起倒還能用，但是稍一不慎，經不起戀愛的大颶風，防水牆終究垮了。原來仁德王有個異母妹八田皇女，是國色天香，與仁德早就有染，因爲王后磐姬的關係，而被謫到遠遠的鄉下，孤苦伶仃的過活。但事有湊巧，到了某年的新嘗節，照例要大宴羣臣，王后是主角，有一道菜，要用有三叉尖的柏樹葉，而這種柏樹葉，紀則的熊野山下才有，於是王后磐姬，要使得這次宴會成功，帶領了宮娥，迢迢長征到熊野去採柏樹葉了。仁德王大喜，機會難得，重獲自由，快馬加鞭的便把八田皇女接到宮裏來，雙宿雙飛了。但是特工組織，無論中外，從古到今，早就存在，誰都會用。磐姬當然有她的布置，這是天大的情報，她的心腹，司庫的領班，急急忙忙的追趕她的女主人，一直追到難波津。適逢王后已經採柏樹歸來，裝滿了一船的柏葉高高興興的在回程上也船靠難波津，司庫見到了王后，連忙匍伏在地，叫道：「大事不好，皇上有了女朋友了！」磐姬傾聽之下，登時妬火中燒，立刻把一艘辛苦摘來的三尖柏葉一齊拋到海裏，原來準備棄舟乘車上京的，這時變更了旅程，繼續坐船回娘家的簡城了。

仁德王聞訊，着慌了。雖然當時日本君主，和英王一樣「不可能做出錯事來」，但是和自己的妹子同居，究竟不太體面，何況和磐姬十數年琴瑟之好，那能完全忘情，於是命令一位舍人到簡城去接王后回宮。但是王后那裏肯讓步，當然不理，舍人頹然而返。到了秋涼十月，快一年了，仁德王悽然心動，又遣那位舍人再到簡城去接駕，已經碰過一回釘子的人，依然又碰了回來。這時仁德真急了，選了一位能言巧辯之士，官居「口持」——口持者專仗一張嘴混飯吃的朋友也，去遊說王后，務必要請她回心轉意。這位口持也頗有自信，自恃他的口才，同時他還有內應，他的妹妹恰巧是王后的侍女，可以從旁打邊鼓，幫個忙，因此大膽奉命前往了。他行前辭別的時候，表示此去不成功，便成仁，祇准成功，不許失敗，壯士一去兮，不復還！且看他到底是成功還是成了仁。

口持到了簡城，展開了他的戰略，先以如簧之舌來陳述利害，然後再以極動人的感情的言語來打動王后，但是這位磐姬，真是如磐石之固，無動於衷，任你怎麼說，她總是一個「不」字。她的血型可惜無從檢驗，既非A，也非O，軟也不吃，硬也不吃，剩下來的祇有靠持久戰了。於是口持下了決心，他盤腿坐下，慢慢的講個不休，一個在淘淘不絕的勸，一個在垂目寧靜的聽，而外面這時已入深秋了，苦雨淒風，飄飄的細雨打在口持先生身上，青衫盡濕，他領前一顆朱紅的鈕扣，也著了雨，那時日本的染色技巧大概和今天的敝國差不多，經不起水，褪了色，一滴一滴的像血淚滴在地上，在旁侍奉的宮女，口持的妹妹，心中不忍，口吟一絕道：

巍巍簡城宮，

苦說竟無功，

秋雨成血淚，

滴滴心頭紅。

王后看他們兄妹二人也可憐，回顧這位宮女說：「算了，讓你哥哥回去吧，我是絕對不能妥協的。」

青天霹靂！懿旨下來了，還是不同宮！誰說日本婦人不妬忌，請看這位磐姬！這時口持也祇好認輸，快快而歸了。他當然不敢說真話，去時那樣的拍胸脯，打包票，此刻如何自圓其說呢？見了仁德，他報告道：在王后宮裏看見一隻怪蟲，形如蛇，變為蛋再變如飛鳥，所以不得不趕回來報告，請聖上自己去看一看。這樣一來，他把辱命經過一字不提，而聖上如果自己去到筒城去，應該由他自己去請王后回宮，責任他自己負了。

仁德對於怪蟲，也真想去看看，同時也可以請太太回家，一舉兩得，於是御駕親征了。他不惜降貴紆尊到了筒城，看到了怪蟲，原來是條蠶，這是百濟國的公子秘密贈送磐姬的，仁德大喜，他知道養蠶的重要，大大的獎勵，不久日本也有了織錦。

但是磐姬，還是頑固如初決不妥協；決不饒恕，鏡已破，不再圓，仁德撲了個空，帶了軍糧而歸。

不久磐姬也悒鬱而亡。磐姬死後三年，仁德正式冊封八田皇女，做了王后。

但是艷史並沒有結束。

八田皇女，有個小妹妹，也生得花容月貌，仁德王，此時妬牆已拆，更可以自由的獵豔，大了膽，對這位小妹妹進攻了。他自己不好意思直接求愛，請他胞弟率替他向這位年輕貌美的皇妹

去疏通。隼是個標準大少爺，却也是一表人材，奉了這份差使之後，更是修飾得十分英俊，到了女家，兩小一見，如同觸電，互相的愛慕起來。隼毛遂自薦，替代了兄長，做了入幕之賓。仁德王等之久久不來，好不心焦，忍不住自己微服出巡了。來到女家，悄悄的登堂入室，隔着紙門，聽見隼肉麻兮兮的和皇妹說：「我枕到你腿上來，好不好？」

「當然好呀！」……

「你說隼飛得快，還是鵓鵒飛得快？」

「當然是隼飛得快囉，鵓鵒笨笨的，又醜又老！」

「可不是，你看我先飛到你懷裏了。」

這時隼得意忘形，忽然詩興大發，口占一絕：

疾隼冲天奇，

翱翔任戲嬉，

蠢哉彼鵓鵒，

一啄墮如糜。

那知隔牆有耳，鵓鵒恰好是仁德的名字，他聽得真切，豈有此理，這個壞蛋，不但搶了我的愛人，竟然要施其一啄，讓我由天上摔下來，登時大怒，拔劍就斫。但是年青人腿快，居然逃走了。仁德那裏肯休，於是點起兩員大將，命令他們前去追趕，這兩員大將在行前請示的時候，王后八田垂涕吩咐道：「你們可以行凶，但是對於我的妹妹，不准侮辱。」兩人奉命而去，他們追到了大和山裏，終於把這對情侶殺了。這兩個將軍雖然承蒙王后再三叮囑，不准侮辱皇妹，但這

時人都殺了，管不了許多，獸性大發，剝了衣裳，把皇妹貼身的首飾珠玉搶個精光，陳壽所讚美的「不盜竊」，這時露了原形，他應該長歎於地下了。

新嘗祭又到了，輪到八田王后來大宴羣臣，真是熱鬧非凡，尤其女眷們，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王后極其會做人，看見有漂亮衣飾，必定來讚美兩句，當然被誇獎的都會受寵若驚，而凡身懷寶物的也想露出來讓王后鑑賞鑑賞。這時有位貴婦人，湊近來，把一隻玉鐲子獻了上來：「您瞧瞧，這個還不壞吧！」王后不看猶可，這一看當場暈倒，這就是皇妹長年佩帶貼身的玉環。嚴詰之下知道這位貴婦人因為想出風頭，在朋友家裏臨時借來戴的，而這位朋友又是誰，便是那殺人越貨的將軍！不用偵探，王后也判斷得到這兩位魯莽的將軍，必定違背了她的旨意，剝了皇妹的下裳，才拿到玉鐲的，於是定罪，判處死刑了。

從上述的這個真實宮闈故事中，可以看得出古代日本的「淫盜之風」，竟臻於國王亂倫，大將規屍，其社會風氣之敗壞，嚴重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。然而在陳壽所著的「三國志」裏，記載却又大不相同了。晉代陳壽著的三國志裏的魏志第三十卷，最後一章曰東夷，分爲九節，最末一節說到倭人。倭，並沒有輕侮的含意，那時日本可能自稱爲ITOH，或INU譯音當然變爲倭奴，或委奴。東漢時曾經由光武帝頒發這一顆金印，文曰「漢委奴國王」，形狀大小與頒發給越南王的金印差不多，並且那時的倭人，的確也矮小些。現在發掘出來的古日本人的骨骸，平均身長不會超過一四五公分，就是比起今日賽美會世界小姐的高度，最少要低二十公分，矮一個頭，稱之爲矮人，似不爲過。至於「日本」這個國名，以及天皇這個尊稱，都是三百餘年後到第六世紀由聖德太子發明後，才決定了的。